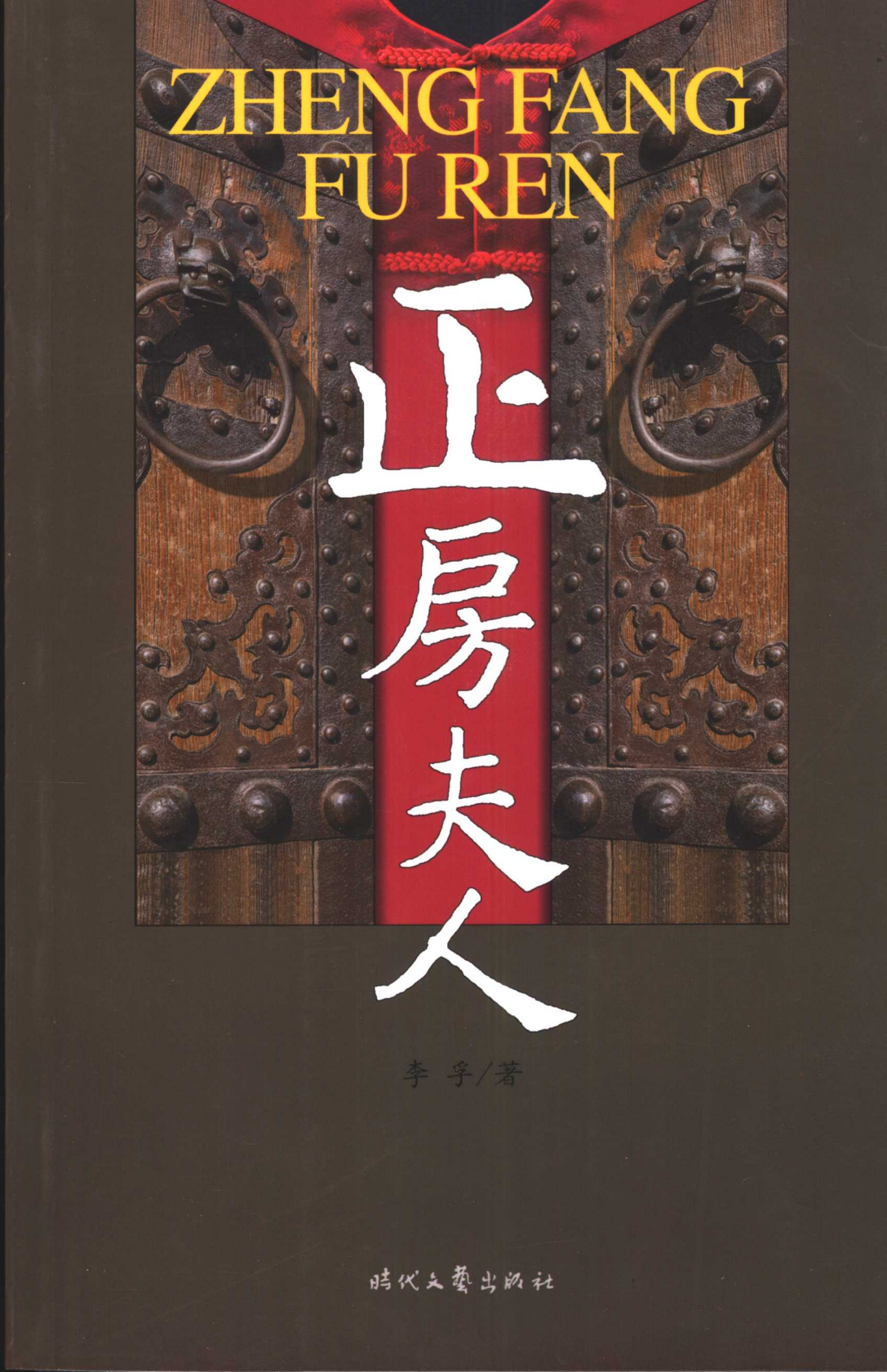




ZHENG FANG
FU REN

正房夫人

李孚/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正房夫人/李孚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4

ISBN 7 - 5387 - 1965 - 2

I. 正...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9699 号

正房夫人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 mail	benatg@mail.jl.cn
印 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24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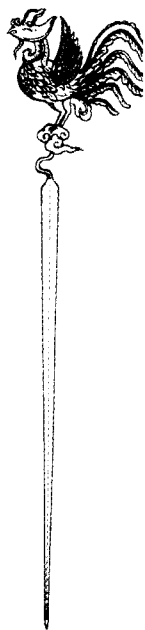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豪门家族的兴衰史,更是一个女人命运的悲情史。

卖身葬父的京城少女杨玉珠被皇亲富商的关东柳家买回做使唤丫头。从此,她在是非曲直的柳家大院,在风雨飘摇的关东古城,在家国离乱的恩怨情仇中,一步步成长为当家主事的正房夫人,使势道中落的柳家在乱世中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岁月的动荡,家族的争斗,使她尝尽了人生酸苦……美丽、善良的平凡女人,最终走完了她大悲大喜、大苦大难的不平凡人生。

在为她治丧的哀哀鼓乐中,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帝退位了。是宿命?是巧合?

.....



1

隆冬夜长，天迟迟不亮，冷得鬼吡牙。

吉林城西欢喜岭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睡得正香，悄没声响。越岭而过的大贡道在密林中坦然伸向远方，深深的辙印在晨星微光映照下幽幽泛亮，像是在显示昨日承重后的疲劳已消，不在乎新的一天里过往车轮的碾压了。

静。冷。

冷。静。

道边不远背风坡上的喜兴寺山门外，一溜停歇着五架围着鹿皮的暖爬犁。驾爬犁的马静静地站着，身上挂满霜花。门洞里有几个人，也都静静地站着，身上也挂满霜花。

马站久了，偶尔踏蹄子，扬扬头；人站久了，偶尔跺跺脚，抽袋烟，但绝不走开。

寒夜里站在露天地，滋味不好受，就觉着时辰过得特别慢。三星栽西……亮星冒头儿……大猫出来二猫撵……三猫出来白瞪眼……到底盼到了东方发白。

也就在这时，一直静静站着的马感受到了尚离很远的同伴儿们的气息，纷纷躁动起来，咳咳欢叫，连连打响鼻。

静静站着闷头抽烟的人们受了马的启示，缓过神儿来，呼啦啦奔上贡道，引颈西望，侧耳谛听。

渐渐就听到了杂沓急促的马蹄声越来越近。

“到了，到了，东家到了！”

“快去招呼高先生和少爷！”

“慢着！”一个二十多岁领头模样的人叫住众人，凛然不可抗拒地吩咐道：“我去知会高先生和少爷，你们在道边上守候，千万别离开！”

人们停下回转的脚步，不情愿又无奈地应承着：“是，少堂主，听你的。”

被称作“少堂主”的年轻人满意地点点头，鼻子里“嗯”了一声。他摘下

四块瓦毡帽掖起护耳重又戴上，拍打拍打浑身的霜花，抻抻狗皮套袖，紧紧腰间的多虎带子……整顿停当，这才小跑着回到山门前，叩响门环，高喊：“高先生，少爷，快醒醒，东家到了！”

叩门声和喊叫声在空旷寂静的山野间回荡，惊飞了寺里钟鼓楼上的宿鸟。

欢喜岭上不再安静。

山门大开，走出二老一少。中间一位是少的，十二三岁的年纪，貂皮斗篷将单细的腰身裹得严严实实，水獭暖帽衬得脸色青白，一双圆滚滚的毡鞋拖得两脚走路蹒跚。这，就是人们说的少爷，官名柳天成。

左边一位老者，矮胖身材，灰布百衲衣，平顶僧帽，慈眉善目，鹤发童颜。他是这喜兴寺的住持和尚，法号如莲。

右边那位老者，瘦高身材，头上脚下一色的青缎，南琴鞋瓜皮帽，暗花耳包，抵踝棉袍，两手捧着“全狐狸”。浓眉短须，深眼直鼻，神情冷峻，不苟言笑。他是今日众人等候迎接的“东家”特别倚重的“三老”之一，远近闻名的大商号源升庆总柜帐房高文显，人称高先生。

叫门的年轻人朝这三个人请了个武架子安，算是见礼。就听高先生那膛音浑厚的语声响起：“小刘四，车到岭西了吗？”

“嗯哪。”众人面前的少堂主，高先生眼前的小刘四低眉顺目赶紧回话：“正在爬岭。”

高先生看看越来越亮的东方天际，皱皱眉，对如莲和尚说：“比每次回来晚了半个时辰，许是路上碰到了什么麻烦？”

如莲沉思着，摇摇头：“按说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柳施主一向急公好义，济危扶困，连马贼都敬他三分……再说，他大江南北，关里关外，一路上不必住别人的店，不用喝别人的水，到处都有自家的分号，即便真的在哪儿遇上些麻烦，也该早有快马来报信儿了。”

“大师说得倒也在理儿。”

两位老者边说着话，边引领着小少爷朝贡道旁走。小少爷拖着两只大毡鞋趑趄趑趄，走不稳，也不快。小刘四讨好地上前想抱着小少爷，被小少爷拨拉开。高先生也不满意地斥责小刘四一句：“走开，你别把他往娇里惯！”

小刘四讪讪地跟在后边。

到了贡道旁，小少爷困惑地问：“高爷爷，我爹他在哪儿呢？”

高先生拽着他的手，到了贡道当央，冲西眺望：“少爷你看！”

刀子般的西北风顺坡而上，迎面扑来。

小少爷双手捂脸：“高爷爷我看不见，我冷……”

高先生双手抓住小少爷的手，不让他捂脸，硬硬地说：“再看，冲风刮来的方向看！”



小少爷脸蛋冻红了，冻出了眼泪和鼻涕，但他也真的看见了——蒙蒙晨光下，莽莽丛林间，一串黑影搅起一团雪雾顺贡道而来：“高爷爷，那就是我爹的车吧？”

“是。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跑了一天一宿了。”

“他们不冷吗？”

“你说呢？”

“……高爷爷，我不冷了……”

“好小子，有种，你爹知道了准高兴！”

2

“东家，到欢喜岭了。”随着一声长鞭的脆响，车老板子兴奋地喊道：“到家喽！”

斜歪在座毡上神情疲惫的柳伯年立即睁开了眼睛，挺直了身子，撩开毡帘，向前探望：“岭上有人吗？”

“有，影影绰绰的，好像还不少呢。”

“总算到家了。”柳伯年长长地嘘出一口气，美美地抻了个懒腰，揉揉干涩发胀的双眼，索性将身子探出毡围幔，贪婪地看着道旁的山林和雪野：“慢点儿吧，坡太长慢慢上，这一宿跑的，也够牲口呛。”

“东家，您别心疼它，牲口这玩意儿通人性，也奔家，没见我不吆喝，它也劲劲儿地绷紧套？咱们紧走几步，赶到喜兴寺，您好歇歇脚，换爬犁……高先生他们八成也等急了。”车老板子说着，“啪”地又甩出一个响鞭儿。

啪，啪，啪……后边跟着的十多挂车的老板子也都照着头车的样儿，依次甩响脆鞭儿。

车老板子们的这番心情和举动，深深感染了柳伯年——车老板子们是一个月前从吉林出发去营口接他的。仅仅才一个月，这些血气方刚的粗豪人就都想家了，此刻毫不掩饰到了家跟前的喜悦心情，而他离家赴各地巡视商号，东西南北地奔波操劳，足足有八个月了。他虽贵为东家，可也是人哪，也是二十八九岁“如狼似虎”的年纪，想贤妻爱妾，夜夜饥渴；他又是吉林城有名的大孝子，想孀居已十二年的慈母，时时牵挂；他还是已有一子四女的人父，想孩子们，生怕大的失教小的生疾……他想家，想得比车老板子们心切十倍，百倍。他想家心切的更重要的一面，是除孝道亲情之外，柳家偌大一份产业兴衰成破的责任全都压在他的肩上，不敢丝毫懈怠。年终岁尾，他要从“源升庆”总柜帐房那里知道一年来生意盈亏的底数。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报帐之年，他要主持有三百多位各地商号掌柜们参加的“功臣会”，奖勤罚懒，激励相伙。腊月二十三，这是个有许多事必须他亲自去做的日子：总柜封帐，送灶王爷上天，拉年纸单子，擦祭器，统定讨帐的范围……

所以，不论归途中多乏多累，遇多少麻烦，今天清晨他必须得赶到欢喜岭，今天早上他必须得精精神神地在老宅内的五个大院依次走上一遭。否则，家里外头，谈何谨严，谈何信誉？

柳伯年摺下毡帘，将身子缩回座上，重又微微闭上双眼，想再眯一会儿，养养精神，等到下车时给来迎接他的人们一个“东家气色很好”的印象。随着驷马得得的蹄声和车老板子那有腔没调听不清词句的哼唱，他那麻木昏沉了一夜的头脑渐渐复苏，思绪就越发活泛起来。想到就要爬上的欢喜岭，想到欢喜岭上的喜兴寺，想到迎着曙色站在喜兴寺山门前向东俯瞰吉林城，就会望到臂弯般回护城垣的冰清玉洁的松花江，望到城里城外烟雾渺渺中银妆素裹的树挂，望到三道码头近旁那片青堂瓦舍高脊飞檐的柳家老宅，就会记起有关祖上艰难创业“砸锅励志”和“柳树挂银”的故事……他的心一阵阵发热，发紧，同时生出一股莫可名状的焦虑。

怎么回事？以往外出巡视归来，车过欢喜岭，心中有的只是感慨与满足，今天这是怎么了？



吉林城的老少妇孺，几乎没有人不会讲讲“砸锅励志”和“柳树挂银”瞎话儿的。那瞎话儿说的就是他们柳家祖上勇闯关东，落脚吉林，惨淡经营，由穷变富的经历。一百多年过去了，经历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瞎话儿，甚至满城百姓不论绅商士民，都以能吃上一顿“塌锅铁”为乐事，渐成风俗。

那是在早乾隆年间，也许是嘉庆年？柳伯年的曾祖父柳长福弟兄三人，为求生计，由祖籍陇西逃荒至山西。过了一阵子，生活仍很困苦，柳长福就与两个哥哥商议想再挪动挪动，离开十年九旱的黄土窝窝。两个哥哥日子过得稍好一点，不想再挪动，柳长福就下定决心自己走，并砸碎自家的铁锅，请两个哥哥和他一样各存一块锅铁，以作子孙后代们将来认祖归宗的证物。锅砸了，表示义无反顾，也表示弃旧图新。树挪死，人挪活，不信找不到一处比黄土窝窝强的地方！

一条扁担，一卷行李，一妻二子，一腔希冀。柳长福一家踏上了坎坷的途程。

黄沙迷漫，他们走着。

大雨滂沱，他们走着。

风雪肆虐，他们走着。

乞讨，挑脚，浆洗，缝补……遭人白眼，挨人欺侮，受人役使，汗水和泪水没有淹没希冀，冥冥中他们觉得有奔头。

下太行，过直隶，到了山海关。还走不走，朝哪走？直隶、京畿一带地少人多，找不到一块可归自己的土地。出关？听说关外荒蛮，大漠，莽林，狼虫虎豹……前途未卜。正犹豫间，一个游方和尚到了跟前，主动搭话，指点迷



津,让他们出关去,往东北方向走,说是若在什么地方遇到柳树挂银,便是风水宝地,落地生根定会发达。

柳树挂银?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不过,一个出家人成心哄骗讨饭的穷人图什么呢?也罢,反正“家”挑在肩上,往哪儿都是个走,就听和尚的,往东,往北,一直走!

走啊,走啊,温暖的春天过去了,炎热的夏天过去了,凉爽的秋天过去了。直等到寒冷的冬天过去了一半,也没见着“柳树挂银”。

这天黄昏,柳长福携妻挈子来到一座岭上。稀稀啦啦一直飘着的清雪骤然间变大,变猛,变狂,鹅毛般雪片密密匝匝,随着呼啸的山风直打旋儿。岭,混沌了,天,混沌了,可怜的行人站不稳脚,喘不过气,辨不清东南西北。

两个孩子冻得哭起来,两个大人急得团团转。咋办?走是走不了啦,可这荒山野岭上,这暴虐风雪中,怎么过夜呀?先找个地方躲躲雪背背风再说吧……

一家四口人扯拉成一串,用扁担探路摸黑儿在岭上挪蹭。突然,走在最前边的柳长福惊恐地“啊”了一声,同时身子猛地下坠。容不得人醒腔儿撒手,紧紧扯拉着的后边三个人也就被带了下去。

幸喜有惊无险——这是一个丈把高矮的石崖,下边是个三面蔽风簸箕形的石窝窝,积了许多雪。四个人成一串儿地掉下来,砸得积雪搪不住,塌出一个坑来,露出底层日积月累厚厚的枯树叶子。

惊魂稍定,两个大人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的安危,看看,没事儿。然后,他们就发觉这里风小得多,雪也不那么猛,身底下厚厚的枯树叶子软软的,暖暖的。这才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天无绝人之路,一家人缩在这里,蒙头盖脚将破被子一罩,睡吧……

第二天清晨,最早醒来的柳伯年的曾祖母觉着破被子很难掀开,强拨开一角一看,不得了,他们整个地被雪给埋上了!她捅醒丈夫,又捅孩子,见四个人都还活着,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忙让丈夫起来弄雪。

柳长福就从被里挪出身子,抡开两臂,左拨拉右捣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从石窝窝的积雪中钻出来。这一钻出来不要紧,眼前的景象把他惊呆了——初升的日头还粘在东边山顶,灿烂的金光映得满山野的白雪刺人眼目。岭东脚下是三面群山环抱着的一马平川,一条冰封的大江像是飘逸的素练,从容地甩出一个大弯,与群山呼应,将平川围成一处方圆。“前有罩后有靠”,连平头百姓都懂的风水常识!更让柳长福吃惊的是,这里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威势势的城,城里城外特别是沿江有许多柳树,这些柳树与其他地方的柳树不一样,通体银白,晶莹剔透——这不就是山海关游方和尚说的“柳树挂银”吗?没想到人世间还真有这样神奇的事情。他兴奋极了,孩子般蹦蹦跳跳地跑回石窝窝,唤出一家人。妻子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张大的嘴巴半天合不拢:“他大,老天保佑啊,快磕头!”

一家四口齐齐跪在雪地里，冲旭光辉映下的这银色宝地深深磕下头去……

4

柳伯年的曾祖父柳长福一家四口落脚吉林，靠了先来的同乡的帮衬，在小东门外开荒种菜，在将军衙门领票到帽儿山、磨盘山、老爷岭挖参，在江沿开大车店……点滴算计，省吃俭用，家道日渐殷实。

古人云，用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家道日渐殷实的柳长福夫妇深谙此道，打靛，割麻，淘金，榨油，烧酒，开商号，雇用人工车船和保镖南北兴贩，扩大经营……几年下来，不但在吉林城站稳了脚跟，而且把生意做到了盛京城，老边里。

元宵怕滚，越滚越大。柳伯年的祖父柳安生和叔祖柳安本兄弟俩从小经历苦日子的磕打，早就是父亲的左膀右臂。柳长福去世后，他们分立门户，继续拼力，着劲儿地干，使柳家的商号遍及关东各繁华市镇。

等到了柳伯年的父亲柳盛文顶门主事，关东柳家已成大气候。外边儿有三百余商号在天津、冀鲁、江浙、晋陕、荆楚各地谨慎经营，与徽、晋、陕、闽、粤、江右、龙游、宁波、洞庭、临清等大商贾比肩交易，广播信誉；家跟前儿有采金场、棒槌营、山货庄等在长白山区就地取宝，持续外运。财源滚滚，让关内的商人眼红得滴血。这就叫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谁道关东无商贾？连紫禁城里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都知道了吉林有一柳家，富可敌国。非但如此，同治六年吉林城改木墙为土墙，柳家捐资甚巨，当时的吉林将军上疏朝廷，皇上龙心大悦，赏了柳盛文一个四品顶戴，没多久，又封了个户部江南司郎中。几乎同时，柳伯年的叔父柳盛武披甲从军，入京驻防。一次偶然的机会随驾行围，射伤危及万岁爷的老狼，立了大功，被破格重用，任了个京师南城兵马司指挥。六品，官不算大，威风却不小，实惠也不少。

不管怎么样，柳家是发达了。出了一文一武两个当官的，资财加顶戴，如虎增翼，如锦添花。柳家人的身价地位也水涨船高，令吉林城里的生意同侪艳羡，官绅显贵刮目。与柳家攀亲联姻的也有了名门望族——当朝东宫太后慈安的亲侄女下嫁给柳伯年为妻；吉林将军奕榕的大阿哥娶了柳伯年的妹妹……

秉性忠厚的柳盛文官升脾气没长，财大良心未泯，不敢忘记连续三代创业的艰辛，常思“砸锅励志”和“柳树挂银”的故事。为了告慰先人，激励后人，他在家立下一条规矩，别人家年三十晚上吃饺子，他家“涮锅铁”。还为城西祖父柳长福一家四口风雪坠崖的那道岭取名“欢喜岭”，并捐资在岭上那个曾经庇护过柳家的石窝窝旁边盖了一座庙，取名“喜兴寺”。从这以



后，他每次从京师任上省亲回吉林，一定赶在清晨日头初升时分到欢喜岭，必谒喜兴寺拜佛烧香。柳家的其他人外出做事回吉林，也都必经欢喜岭，必谒喜兴寺，违者家法处置。

柳伯年应该算是幸运儿。他出生的时候，祖父还健在，父亲正当官，五个院落二百余间房的大宅已经建成。总柜、分号、支号、车马、船艘、护院、保镖……一整套的使唤人手俱全，许多事根本不需东家太操心。他在富裕、安稳的环境里一天天长大，父亲为他花重金请来以孝廉方正名扬吉林城的名儒侯镇藩作开蒙师，巴望着三代未得读书的缺憾能在他身上得到补偿。作为吉林柳家第四代人的老大，将来要承继偌大的家业，德行才学都必须是优秀的。为了这，父亲对他有慈祥，疼爱，也有严厉，训教。侯镇藩更是用心良苦，约其言行，束其起居，还在经史子集的讲解中融入时论，以求将来能有实际的用处。父亲和业师为他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好底子，是他最最敬重的两个人。

十二年前父亲染病辞世，他才刚满十六岁，单薄肩膀提前挑起了当家人的担子。好在父亲为他留下了三位可以倚重的老人——柳家商号总柜的帐房高文显高先生，总掌柜韩俊卿“韩阁老”，吉林振武堂堂主、柳家第一镖师刘致远刘四爷——这三位老人脾气秉性不同，拿手本事不同，对柳家的感情是相同的。他们像辅佐老东家柳盛文一样辅佐柳伯年，这是吉林商界中人有目共睹交口称道的。还有一位世俗凡尘之外的智者，常在风云诡秘难定适从的要害关头点化柳伯年，那就是喜兴寺的住持和尚如莲。关于柳伯年与如莲和尚的这一层关系，局外人很少知道，一般不太在意。也就是说，柳伯年身边其实不只有“三老”，而是有“四老”，三明一暗而已。

十六岁的柳伯年不负先人，不辱先人，生意、为人都数一流。十二年来，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每隔三年去关内各地的商号巡视一遭，归来时到家的日子一定选在腊月二十三小年儿这天，归来的路必经欢喜岭。重演祖上故事，体验祖上心情，延续祖上意志……一番感慨，一份满足，还图什么呢？

可是，今年不一样。今年入关走这一遭，看到洋人在各大重镇的势力越来越强，心情一直不太顺畅。特别是由营口下船登岸后，见到匆匆往来调动的兵马辎重、惊慌逃难的百姓，听说旅顺大东沟海上清日开战死伤惨重，日军分股由朝鲜渡鸭绿江，在花园口登陆，包围威海卫，炮轰刘公岛……战火燃烧起来了，而且近在辽东，怎不令人担心！外敌入侵，兵荒马乱，势必殃及商家，怎不令人忧虑！

一路颠簸，一路思虑，疲乏极了。难怪在搜登站打间时竟昏昏然睡着了，误了预定赶路的半个时辰。车到欢喜岭，就等于是到家，一时兴奋，忘了疲劳。然而，久淤的忧虑，突生的焦躁，却挥之不去，折磨得人心阵阵发紧。蓦地，他又记起了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叮嘱：要守好咱的家业。莫非真的会有什么危及柳家家业的事要发生吗？

车到岭上停稳，迎候着的人们簇拥在头车旁。小刘四上前撩起毡帘，柳伯年就精精神神衣帽齐整地钻出围幔，跳下车。

“爹！”最先扑上前的是儿子柳天成。柳伯年充满亲情地拍了拍儿子的脸蛋儿，就将身子移开，冲向高先生和众人了。

高先生同柳伯年相互揖手，寒暄。

年轻的伙计们，包括“少堂主”小刘四，一律跪请单腿安。柳伯年微笑点头还礼。

如莲和尚不与人拥挤，安静地留在圈外，等柳伯年应酬完了大伙儿向他走来时，才双手合十，浅浅躬身，念了句“阿弥陀佛”。柳伯年也以佛门俗家弟子之礼，回敬如莲。

第二挂车上跳下来总掌柜韩俊卿“韩阁老”。

第三挂车上跳下来刘致远刘四爷。

惟独第四挂车上的毡帘被小伙计掀起了老半天，也不见有人出来——这车里坐的啥人呀？

众人好奇的神情被柳伯年瞧在眼里，他笑了笑，走到第四挂车跟前，探身向围幔里说了些什么。接着，又伸出双手，连拉带扶地“请”下一个女子来。

这女子十四五岁的年纪，模样俊俏，小脸儿白生生，丹凤眼，高鼻梁，只是嘴大了点儿，不合众人心中关里俊俏女子“樱桃小口”的想象。没戴暖帽，一头的乌发梳到后脑勺，编成粗粗的一根辮子。身上灰粗布棉袍，脚下青绒棉鞋。一看就知道她不是旗人府上的格格，也不是什么阔绰民户的千金。她被东家拉扯下来，站在那里面对一帮陌生的男人，神情有些拘谨但绝不猥琐，甚至还环视了众人一遍，冲大家蹲蹲双腿，不失礼数。她站在岭上风口处显然是冷得够呛，两只耳朵和白净的双颊都红红的了，但绝不伸手去摸一摸，捂一捂。这女子，不得了，刚一露面就惹人琢磨，又琢磨不透。穷不像穷，富不像富，贱不像贱，贵不像贵，可就是让人无法轻视，无法忽视。绝了！

高先生也和众人一样在琢磨这个女人。依他对柳伯年的了解和看人的眼力，应该是一目了然，由表及里不差毫厘的，可是眼下也没了准儿了。他踱到柳伯年的近前，想问问清楚，刚叫了声“东家”，却让柳伯年笑着拦住了。

众人由好奇转为困惑。直言快语心里憋不住事的刘四爷忍不住了，代柳伯年向众人解释道：“这是东家在京师为老太太买来的使唤丫头，瞧你们这阵势，别把人家孩子吓着，显得咱关东人里没斯文。走吧走吧，快进庙里



暖暖吧……”

如莲不失时机地躬身延客道：“柳施主请，诸位施主请，女施主……请。”

众人拥着柳伯年进了喜兴寺。

刘四爷唤过他儿子小刘四，吩咐着要守护好车马，还拍拍儿子的肩膀说：“对东家实诚点儿，好好干，赶明个儿跟老太太过个话，求个情，讨那京师来的女子给你当老婆，啊？”

“嗯哪，爹！”小刘四屁颠屁颠地忙乎去了。

刘四爷紧走几步，冲等他的如莲和尚点点头，跟上了众人。

如莲和尚听到了刘家父子的谈话，微微皱起眉头，但没动大声色。刚才，他也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柳伯年买来的那个丫头。谁知不看也就罢了，一看就暗吃了一惊——那丫头的长相、身材、举止、姿仪，都透出一股非同凡响的劲头儿。他认定那丫头不是使女的材料，倒是巾帼丈夫的坯子，将来准是个人物，有大作为。所以在延客的时候，他特别点了一句“女施主请”，希望能引起柳伯年注意。看见柳伯年没啥反应，他就有些担心：如果刘四爷的话不是儿戏，如果小刘四由此认真起来，那麻烦可就大了……可是，这一切的玄妙就是天机，只能“点”，不能明白相告，如同以往柳伯年向他请教急难紧要问题时一样，事情到底怎样发展，就看柳伯年的悟性和造化了。

6°

柳伯年怀着莫名的焦躁心情，拖着疲惫的身子，强装出精神的样子，在欢喜岭上重温祖上故事，拜佛烧香之后，告别如莲和尚，改坐不颠不簸又暖和的爬犁回家。

家里应该出来迎接的人不论主仆差不多都出动了，还有柳家在城里的三十余座商号、钱柜、当铺、作坊、粮栈、药铺、金店、大车站的掌柜和伙计，回城里过冬的淘金场、棒槌营、烟麻点的管事和工夫匠役。迎接的队伍从江沿一直排列到大宅子的门前，鼓乐鞭炮声一时喧天动地，赛过正月里扭秧歌。

小少爷柳天成开心得意地走在最前头，高先生、韩阁老、刘四爷左拥右护后随，把柳伯年捧在正中，象凯旋的将军似的接受欢迎。

柳伯年买来的那个丫头紧紧跟在刘四爷的身后，突然被如此众多的人如此热烈的气氛团团围住，一时显得有些局促。幸好“少堂主”小刘四及时赶上来伴在她的身旁，一路指点着，告诉她这里是什么什么地方，那位是什么什么人物，这些地方和这些人物都与东家有什么什么关系……这样一来，她的局促没有了，心情松快了不少，也在不知不觉中从小刘四的话语里多了一些对东家柳伯年的了解，对将要落脚的柳家有了一些印象。然而，当

她来到了柳家大宅子的大门前时，还是暗暗吃了一惊——这么壮观、阔绰的深宅大院，就是京城里的王公府邸怕也比它强不了多少。没想到相貌平平脾性随和衣着朴素不像富商大贾的东家柳伯年，竟是这样一个大家大业的主宰！没想到远距京师二千余里素称荒蛮之地的关东船厂，竟然这样繁华兴盛，别有洞天——她打心底涌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庆幸感觉，一路上由于前途未卜而产生的惴惴不安消失了。

柳家大宅宽阔的大门，站立着一位鬓染灰霜但风韵犹存年事也并不是很高的“老太太”，一脸焦急渴盼的神情，朝南翘望。时时旋起的门洞子风搅乱了她本来梳得很规矩的头发，吹得她本来青白的脸上生出层层鸡皮疙瘩，她全然不顾，任性地站着，望着，谁劝也不离开。她，就是柳伯年时刻牵挂的母亲，才刚四十出头守寡已十二年的汪氏。她在等儿子。她最知儿子的孝顺，最懂儿子的心。她要让儿子在进大门之前就能见到她这当娘的，见到她身子骨还硬朗，精气神儿也还好，她要让儿子放心。她也急切地想早一刻见到儿子，看看儿子瘦没瘦，累不累，冷不冷，饿不饿……唉！几行千里母担忧啊。

终于，该应酬的都应酬完了，柳伯年领着柳天成，后边还跟了个看着眼生的丫头，从闹哄哄的人丛中奔了过来。他脚步匆匆，把“三老”和众人都抛在后边：“娘！”

“伯年！”汪氏也朝前奔了几步，迎上儿子，“伯年哪……”

柳伯年到了母亲的面前，双膝一屈就跪在地上，还要磕头。汪氏连忙伸手扶起儿子，含泪的双目盯着儿子的脸，仔仔细细端详了老半天：“伯年，你这气色，咋不大对呀？”

“娘，我挺好的，这不……”柳伯年故意愉快、顽皮地转了个身，“啥也没缺，啥也没少。娘，您儿子是铁打的！”

“还说！”汪氏重又双手捧住儿子的脸，摸着，捂着，“这脸冻的，非成疮不可……”

温馨的气氛驱走了冬日早晨的严寒，也深深感染了柳伯年买来的那个丫头。她的眼睛湿了，心颤颤地，不知是种什么滋味儿。

“伯年，进院吧。”

“哎。”柳伯年抬脚刚要走，忽然想起了什么事，转身拉过站在那里愣神儿的“买来丫头”，对母亲说：“娘，这是我从北京给您带回来的……”

“我姓杨，名叫玉珠。”买来的丫头不知哪来的勇气，也不知受什么心情的驱使，没容柳伯年把“使唤丫头”这几个字说出口，就抢过话头，主动地自报名姓，还给汪氏行了礼：“给老太太请安。”

汪氏没想到这个丫头跟其他伺候人的丫头不一样，敢拦东家的话，敢主动报名姓，又挺懂得礼貌规矩，就加意细看了几眼：“这丫头模样俊的，嘴也挺甜的，可真招人喜欢。”



柳伯年听了母亲这话，放了心，对买来的丫头杨玉珠说：“往后你就跟着老太太。去吧。”

“是，老爷。”杨玉珠此时就像跟了汪氏多年的小辈人一样，亲热但不谄媚，敬重而不生分，很自然地地上前去搀扶汪氏转身，进大门。

汪氏也自然地把手臂伸给她，任由着这可人的丫头去搀扶。

7

当家人外出八个月如期归来，是大事。母亲在大门口等、接，让柳伯年心热。有一个应该在二门等他、接他的人却没有出现在二门口，却让柳伯年心凉。这人就是柳家大奶奶柳伯年的夫人郎氏。以往柳伯年外出回家，郎氏都要在二门口等着，迎接，柳伯年已经习惯了。这次咋就没等，没接呢？

陪母亲回房说了一会儿话，喝了一杯茶，带着身边伙计到大宅子各处都走走，看看，该尽的礼数尽到，该操的心思操完，柳伯年这才急急忙忙回自己的小家去，同老婆孩子团聚。

日头已经老高，伙房那边早准备好了接风洗尘的酒席，“三老”和城里各号的掌柜、帐房们都在客厅“万柳堂”里等候——柳伯年把跟老婆孩子亲热的时间留得太少了。

郎氏的房里很安静。

柳伯年推开房门，女儿们没有欢叫着跑出来，围前围后地扯衣襟。富态端庄的妻子没有笑盈盈地迎上来，接帽接衣递手巾递烟袋。一切都不对劲儿。

柳伯年将手里拎着的一个大包袱扔到八仙桌上，快步走进里屋。

郎氏和四个女儿都在里屋炕头坐着，聚成一堆默默流泪。

怎么回事儿？小年是大年的门，过小年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是喜滋滋兴冲冲的。在大宅子里有如正宫娘娘一样尊贵地位的当家大奶奶怎么倒领着几个闺女偷偷哭起来？这多不吉利！

柳伯年心里有点儿不高兴，但没表现出来，他关心地轻声问道：“我说，咋的啦，出啥事啦？”

柳伯年这一问，郎氏哭得更伤心了，根本就不回丈夫的话。四个女儿大的十一，小的才五岁，本来就是看见母亲流泪心里难过，跟着哭的。见了一别八个月的父亲，听了父亲柔声细气的问话，都不哭了，齐呼啦下炕来围住了柳伯年。

柳伯年问大女儿如梅：“你娘怎么啦？”如梅红红的眼睛望着父亲，摇摇头。

柳伯年又问二女儿如兰和三女儿如芬：“兰儿、芬儿知道吗？”如兰、如芬也都摇头：“一早起来娘就在那儿哭啦！”

五岁的如芳见父亲只问姐姐们，不问她，急忙插话，说了句：“爹，我娘没欺负二姨娘。”

噢？小孩子嘴里没瞎话，这事跟“二姨娘”有关！柳伯年忙蹲下身，双手抱住如芳，又问道：“芳儿好宝儿，二姨娘怎么啦？谁说你娘欺负二姨娘了？”

“二姨娘是老疯子，可吓人哪！”

“芳儿，不许胡说！”柳伯年虎下脸，训斥如芳：“二姨娘怎么是老疯子呢？”

如芳不服气地把小嘴撅起老高：“二姨娘就是老疯子，满院子跑，抱假孩子……”

柳伯年更急了，抬手在如芳背上拍一巴掌：“还敢胡说，谁教你这么胡说的？”

如芳这回真哭了，挣开父亲的手，跑回母亲身旁。

柳伯年从小女儿的举动神情里看出事情有些蹊跷，霍地站起身，冲郎氏大声喝问：“这是真的？”

郎氏哭得更厉害了。

这一声喝问，吓得如梅、如兰和如芳小姐仨又哭了起来。

这，这叫啥事儿呀！柳伯年的心一下子就乱了，转身撇开妻子女儿朝东屋跑去，边跑边喊：“丹桂，丹桂……”



柳伯年的“小家”住在大宅子正中间的里院。正房一溜五间，前出廊檐后出雨梢，厝在高高的石基上。坐北朝南，冲门的堂屋宽敞亮堂，两侧一明一暗各两间房，四铺炕。东山墙外还挨靠着三间矮小些的耳房子，另有东西厢房各三间。

郎氏的娘家是老满洲，亲姑姑是皇太后，哥哥是举人出身的京官。她习惯于祖上以西为尊的规矩，一嫁过来就住西屋里。当时公公柳盛文当家，公公和婆婆正好是按民人的规矩住东屋，她是长媳，住在西屋就一点说道也没有。如今公公去世了，婆婆汪氏不愿留在容易勾起伤心事的东屋，执意领着孙子天成搬到大宅西侧的花园里去住。按说她和柳伯年成为当家的老爷、太太后，应该搬到东屋去的，她不愿意，柳伯年也不认死理儿，就让东屋那么空着。

三年前柳伯年进关巡视商号，从京城带回一个唱曲儿的女子名叫丹桂，说是纳的二房，已经成了亲。郎氏心里老大的不是味儿，但也不好说三说四从中挡横，谁让自己的肚子不争气，只生了一个小子跟来四个丫头呢？柳伯年是个大孝子，知道守寡的母亲总为后人太少着急，也没少张罗给他纳妾娶小的事。纳丹桂作二房，也实在是柳伯年要顺着母亲的心情嘛！



东屋空着，丹桂来了，“二奶奶”丹桂就顺理成章地被大奶奶郎氏安排住进了东屋。

丹桂江湖卖艺人出身，嗓子甜，曲儿唱得好；模样俏，一双杏核大眼毛嘟嘟的流连顾盼，蕴育风情；天性活泼，不大在意主从贵贱的名份，跟大宅子里的男女老少都挺合得来。不用说，这对出身名门，好摆谱儿，整天拿着身份端着大奶奶架子，遇事好使性子，动不动搬出娘家势力压人的郎氏，无疑构成潜在的威胁。尤其是丹桂的岁数小柳伯年八岁，而郎氏却大柳伯年四岁——人过三十天过午，结婚十四年生五个孩子的关东女人，身子发福，肉皮子变粗，旱烟袋抽得满嘴牙黄，刨花子水抿得头发一股馊味儿——只要不是傻柱子，哪个男人分不清好孬？就连丹桂把“花儿”说成“欢儿”，把“粉条子”说成“粉儿”、“粉条儿”，满院子的人也都跟着学，这让郎氏多别扭。

郎氏开始限制丈夫到东屋去的次数。五天一次，十天一次，半月一次……两年后定到了一个月一次。

丹桂忍了。她不敢得罪富态端庄的大奶奶。

柳伯年忍了。他不想让妻室间生出是非。

丹桂就两年没见有喜。

郎氏就有些得意——小妖精更不中用，甭说生小子，连丫头也没弄出来呀！

直到丹桂进门的第三个年头开春，柳伯年这次外出巡视临走，还是没有得到送子观音的恩惠，丁点儿动静也没有。尽管这样，柳伯年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丹桂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反常迹象，俩人在郎氏特许的送别之夜，依旧情意浓浓，将云雨之事做得酣畅淋漓。天晓得，分别才只八个月的功夫，善解人意不爱计较的丹桂怎就疯了呢？

柳伯年不信，不信郎氏的心会狠到逼疯人的地步。丈夫不在家，没锋可争，没醋可吃，大奶奶没理由过分挤兑二奶奶。

“丹桂，丹桂！”柳伯年跑着，喊着，到了东屋门前。门上挂了一把大号的铜锁。柳伯年拍门，喊叫。

东家的喊声和拍门声惊动了院子里和耳房里的伙计佣人们，他们纷纷停下手里的活计，好奇地朝上屋观望，还交头接耳神秘兮兮地议论，但没有人敢出面来问问咋回事。

这一拍门，一喊叫，倒让郎氏稳不住架儿了。她推开身边哭哭啼啼的孩子，用挂在大襟上的手绢抹着眼睛，赶到东屋门外丈夫身旁，低声说：“他爹，别叫了，让外人听着多不好……”

柳伯年刚刚被急昏了头，没顾得许多就大喊大叫，失形失态。经郎氏这一提醒，才觉自己的举动确有些过份，就压低声音但仍气鼓鼓地问：“可这一切……到底都咋回事嘛？”

“我来开门，看了你就知道了。”郎氏说着把柳伯年拉到一边，从裤腰间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东屋门上的大铜锁。

柳伯年推开门正要进屋去，突然从屋里窜出一个披头散发衣衫破烂浑身散出一股臊臭味儿的女人，把他撞了个趔趄，差点儿摔倒。

窜出来的女人也不顾柳伯年和郎氏的惊怵惶恐，根本没看到人一样两眼直勾勾呆愣愣地，一路狂喊着“还我儿子，我要抱我的儿子……”跑到院子里去。

“她是丹桂？”

“是……是丹桂。”

“怎么可能？”

“她疯了。”

“这……”

“他爹，快让人拦住丹桂，别让她跑到外边去，回头再细说。”



丹桂跑到院子里，东下屋西下屋耳房子逐一趴窗户望门，像是要找什么东西。

院子里扫房、擦祭器、干杂活儿的佣人们得到东家的吩咐，纷纷上来拦挡丹桂。

小巧的丹桂不知哪来的力气，别说是丫头使女拦不住制不服她，就是膀大腰圆的家丁护院也到不得她近旁。她左闪右躲，瞅空子钻，一双民装小脚儿灵得像踏着哪吒的风火轮。

佣人们无奈，改变招法，手拉手围成一圈儿，把丹桂围在圈里，再逐渐缩小圈围。

丹桂像是一头被围猎的母狼，呜呜嚎叫，张牙舞爪，作最后一搏。她蹲在地上，褪下裤子，撒了泡尿，双手在尿水里一搅和，就挑女人多的地方冲过去。

穿戴齐整干净利索的柳家女佣们哪见过这阵势呀，看见丹桂脏着双手冲过来，都吓得哇哇乱叫，松开了拉着的手。

丹桂乘机冲出圈围，登着扫房用的梯子爬上了西下屋房顶，又用力把梯子拽上去。然后，边哼着谁也听不清的小曲儿，边划拉着收敛房顶残存的积雪捏团团。雪团捏多了，堆起来，慢慢就堆成个小雪人，有鼻子有眼睛地躺在倾斜的房顶瓦垄上。细看，小雪人裆间还有粗粗大大的一条命根子……佣人们的心忽然就沉了，谁也不再吵嚷，不再张罗想办法去捉丹桂。

——多好的一个人儿呀，生生疯成这样。

——二奶奶真可怜！